



茅芽与项链

□何青春

小时候，很难吃到零嘴儿，吃腻了五谷杂粮，就去果树上、田野间寻找吃食儿，桑葚、杏子、棠梨，茅芽、蛇莓、荸荠。单说采茅芽，不能早，也不能晚。“三月三，茅芽尖”，恰当时的茅芽，细腻柔嫩，入口有淡淡的清甜。

小孩子喜欢热闹，干什么都是三五成群，每当发现一片茅芽的时候，我们便一哄而上，争相采摘，直到最后一根茅芽也采到手中，才欢笑着往草地上一倒，在云雀的叫声里，细细品味茅芽的味道，无限满足。

大概是从村庄里第一个踏上打工路的女孩子忐忑地坐上开往南方的列车起，打工潮渐渐地把村庄的生机和田野的热闹裹挟而去。又是一个春天，茂盛的茅草丛里，茅芽一个个露出了尖尖的

脑袋。田野里只有我和几个牧羊的老人。我半跪在草丛里抽茅芽，每一根茅芽细微的断裂声都被放大了，听起来有几分孤独。我想起以前和小伙伴们相约采茅芽的热闹，想起去南方打工的英子。

英子是我亲密的伙伴，她走前的那个周末，我去看她。那时我在县城读初二，而她已经辍学一年多了。我们走到村边的河堤上，面对着已经干涸的河流，并肩而坐。冬日的阳光亮得刺眼，天气晴朗得让人忧愁。我们那靠天收的小村庄正在遭受干旱的考验，麦子迟迟不能播种，人们不安地盼着雨水。英子说她要

去南方打工了，这大旱的天气，不能在家里等着饿肚子。她说，16岁，不小了，理应为父母分担些生活的压力。分别时，我沉重

无比，她却一扫愁容，笑着对我说：“春姐，等我打工挣了钱，给你买一条金项链！”那一别就是一年有余，田野绿了又黄，她却不曾写信给我。我从在南方打工的其他女孩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些关于她的消息，得知她在南方过得很不好。

我拿着新采的茅芽，从田野踱回家，心里满是想说给英子的话。那晚我要到了英子的地址，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了一封信给她。那些茅芽也被我装进了信封，和我的问候一起，飞往千里之外的南方。

英子的回信，像一只疲惫的飞鸟，在数周之后缓缓到来。她说收到我的信很是激动，看到那些茅芽，她没能忍住眼泪。虽然它们已经干枯了，她还是一根一根地吃掉，一边吃一边想念在家

乡的日子：我们一起上放学，一起挖荸荠、采茅芽、割青草、抓鱼、养花、摸知了……多么无忧无虑啊。在信的末尾，她说：“春姐，真对不起，南方的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挣，我还买不起金项链，这个塑料项链希望你会喜欢。”

一条塑料项链，躺在信封的底部。绿色的细绳，黄色的吊坠。那细绳像田埂上的一根节节草；黄色的吊坠是心形的，里面有几个小小的气泡，像是英子在书信里没有说完的话。

再次见到英子，我已经念高二了。她说起在南方的种种遭遇，远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最困难的时候，一袋方便面，她要分几顿来吃。在那种情形下，她竟然还记挂着一个我并没有当真

的承诺。这些年，英子辗转多地，漂泊不定，婚姻也不如意，她常常失去音信。我每年回家乡的次数也有限，她回去的次数更为稀少，我们很难碰面。时光匆忙，一晃之间，我俩竟然有十几年没见面了。2016年秋天，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她说她在青岛。那之后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她刚刚领养了一个孩子。

有一日，我在异乡的山野间遇见了一片茅草地，茅芽已经老了，在风中摇着羽毛般的穗子。我心头一疼，想起了英子。发微信给她，打电话给她，却发现，她又一次没了消息。

那晚的月亮有些昏黄，缺着边，越看越像19年前英子送我的心形项链。

未触及的豪迈与畅达。转身东望，喷涌的浊流在坝底呐喊后，旋即汇河，直奔东海。这股洪流带着使命和期冀，在广袤的平川上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图景，让千家万户安享着幸福与美好。古渡东边可见双桥飞架南北，穿梭般飞驰而过的车辆满载着民之所需，奔向理想的远方。清晨，当太阳从黄河的浪尖上冉冉升起时，总能看到大桥像两条锦带缠在黄河之上，远远望去犹如欲飞的巨龙，承天腾地，护佑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安然无恙，生生不息。

历史沧桑变化，时至今日，古渡已成为记忆载入史册，唯有维护河道安全的河务人忙碌的身影还在河岸边闪动。此时的黄河在政府的治理下，在河务人的维护下已成为行滋万象、德惠众生的圣者，它赋予的民族精神必将化为无穷的动力，再造乾坤，再铸辉煌，再树丰碑。

一条古渡穿南北

□汤理慧

乘势率军安渡。武王渡河后，一路向北，直逼朝歌，牧野一战大胜，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爷爷可是孟州和孟津一带首屈一指的船把式，40多年摆渡生涯在他心里不知沉淀着多少酸甜苦辣，与船俱老的外表上无处不显露着岁月沧桑。在这里唯他最清楚黄河的脾气，他熟悉河道上的每一颗沙砾，读懂河面上的每一簇波浪。淡季时他可以将衣服挽在头顶踏浪抢涉；汛期时他敢独自撑船横渡。他觉得最舒服的事就是躺在船舱里，枕着涛声入眠。多年摆渡攒下的故事好像

从未唠完过，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协助陈赓部队渡河作战。1947年8月的一天，时逢大雨，河水暴涨，陈赓所属5万余人欲渡河挺进中原。时任当地杜八联民兵连长蒋平华主动请缨，率几十名水性好的队员，腰系葫芦，跃入黄河，且战且进，直抵对岸，炸毁碉堡，开辟通道。当地群众组织船只和简易运载工具，有力支援了大部队渡河，及时投入逐鹿中原的解放战争。陈赓在授予杜八联民兵葫芦队锦旗时赋诗：“手拨河水脚踏浪，腰系葫芦肩扛枪。纵横驰骋黄河上，惊涛骇浪任飞翔。”爷爷每每讲起这段历史都神

采飞扬，那分骄傲和自豪禁不住让人肃然起敬。爷爷已不在人世，他侍奉一辈子的渡口也早无踪迹，唯留下一座纪念的石碑傲然矗立在大河边，静听着未来更动人的故事。

古渡西边就是著名的小浪底大坝，这个历时近20年、高281米、库容270平方公里、年均发电51亿千瓦时的宏大水利枢纽工程，集蓄水、发电、控水于一体，解凌汛千年一遇，真正实现了“汛期无灾，淡季不断，千年安澜，福泽万代”的美好愿望。临大坝眺望，向西是浩渺的水面，远极天际，近阔数里，这种辽阔自带光芒，可激发出内心从

夏日诗雨（组诗）

□白衣飞霜

青苹果

看见青苹果
整个夏天都安静下来
不同方向的绿水
围拢过来

芬芳在苹果内部
慢慢地旋转
然后溢出表面
让时光变甜

静静看那滴露
看青苹果撞开的水纹
清新大面积扩散
让人伸出舌头
去感受青苹果的光滑

青苹果里一定有许多秘密
虽然岁月仍浅
青苹果里一定有许多风
打开它
风就会占满整个河流

可我只是看着
没有打开

洋桔梗

红尘中偶然的一瞥
让我看见你
搜索你的名字
了解你的性格与品质
红、粉、紫
你一年四季地开着
离爱情很近

但许多怀揣爱情的人
只看到了玫瑰
从此错别
你的高贵
你内心的繁华

拍一张照片
把你存进记忆
自此，人生茫茫
有一朵别样的花为我开放
像诗经里的梦境
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小区之莲

一如不需要过多的喧嚣
我不需要过多的暖
岁月的秋水漫过
就剩下月光的蓝

那些细小的光芒来自灵魂
它们如小小的鱼苗
在水纹与叶影间游走
荧荧如灯盏
一路照过池塘
照进人生

许多人爱你
沉静的样子
干净的样子
清逸的样子
可他们忙碌
唯有我能够经常
蹲在身边看你
偶尔写几句诗

这不是诗的时代
诗歌深处的许多星光正在
黯淡或熄灭
但红尘依旧喜欢诗的气息
如婴儿身上的芬芳
如露珠的光滑与凉

石榴

哪也不去
就待在你面前
看晨光怎样把你一点点擦

亮

看风怎样把你的红晕一点
点揉开

你的红曾点燃了初夏
如今安静下来
孕妇般，孕育着一粒粒晶

莹

秋天的甜
沿着童年的记忆涌上舌尖

给你拍照时
一泓溪水
流过我的喉呢
此刻，我正站在

